

求新声以振华夏兮
借天火于异邦

文学大师钟情的文化经典
几代中国读者的启智读物

巴金
译

〔俄〕克鲁泡特金 著


我的自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书，也是在我的知识的发展上给了绝大影响的一部书。我能够把它译出介绍给同时代的年轻朋友，使他们在困苦的环境里从这书得到一点慰藉，一点鼓舞，并且认识人生的意义与目的。我觉得非常高兴。

我写作翻译原不是为了销路，同时，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把我的全部著作放在一起也无法与这书相比。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格的成长与发展的记录。甚至我的拙劣的译文也不能使这书的光芒黯淡。它温暖过我的心，它也会温暖无数青年的心。它帮助过我的知识的发展，它也会帮助无数的青年的知识的发展。

天 火 书



求新声以振华夏兮
借天火于异邦

文学大师钟情的文化经典
几代中国读者的启智读物

〔俄〕克魯泡特金 著

巴金 译

我的自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自传/(俄罗斯)克鲁泡特金 著;巴金 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火丛书)
ISBN 978-7-02-006142-6

I. 我… II. ①克…②巴… III. 克鲁泡特金, P. A.
(1842~1921) - 自传 IV. K835.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4068 号

责任编辑: 王海波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我的自传

Wo De Zi Zhuan

[俄] 克鲁泡特金 著

巴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1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978-7-02-006142-6

定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编者的话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中国现代文学，完成了从文学的封建形态向现代的过渡和转换，称得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那是一个呼唤巨人，也成就巨人的时代，鲁迅、郭沫若、巴金……一代文学大师应运而生。他们不仅在创作上为我们留下难以企及的经典，在现代的文学翻译领域，也是筚路蓝缕的先行者。他们以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的崇高和远见，别求新声于异邦，将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先锋的文艺思潮拿来借鉴。

中国现代文学从来就是由中外文化交汇撞击而催生成长的，翻译不仅对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而且它也承担了思想启蒙和文化构建等时代赋予的使命，其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为了全面展示中国现代文学家的翻译成就，也让读者了解作家的另一个侧面，以及他们思想储备的重要来源，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天火丛书》，选取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在书目的选择上，我们兼顾了作品的文化价值、在当时的文学影响和作用以及当今读者的阅读要求与口味。



这些耳熟能详的曾经为几代作家提供滋养的名家名著或许你已经读过其他的译本,而这些现代作家的译笔也许生硬而拙朴,鲁迅便曾直言不讳自己的“硬译”,但他们绝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这其中浸润的是执着和真诚,是移来他山之石的责任和使命。这些翻译著作是他们与外国作家心灵交流和对话的通道,是他们观察社会看取人生的窗口,也是他们文化价值取向的坐标。

希望他们取来的天火依然照耀我们的心路,为我们带来与众不同的感觉和别样的启示。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我的自传》，初版名《一个革命者的回忆》(上下集)，一九三〇年四月上海启明书店初版；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新民书店再版；一九三九年五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海开明书店一至六版；一九八五年十月北京三联书店重排新版。



中译者前记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书,也是在我的知识的发展上给了绝大影响的一部书。我能够把它译出介绍给同时代的年轻朋友,使他们在困苦的环境里从这书得到一点慰藉,一点鼓舞,并且认识人生的意义与目的,我觉得非常高兴。

这书是在一九三〇年一月译成的。当时由几个朋友花钱印过一干部。以后在一九三四年又由另外两三个朋友集资印过一干部插图本。书是没有了,但收回来的书款却很少。大半是送出去的。我们几个人对于书籍发行可说毫无经验。因此这部书始终无法达到一般的读者手中。为这事情我感到苦恼,尤其是后来遇着新认识的朋友向我问起怎样可以得到这书时,我便感到未能尽责似的负咎的心情。

近两三年来我就有意将这书修改重印,但总没有时间和机会。到去年我才下了决心,要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事情。我曾把这决心告诉一个在重庆教书的朋友。他却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工作,而且断定这样的书不会有销路。这意见倒是我料想不到的,但它并不曾使我灰心。我的决心倒因此变得更坚决了。我写作翻译原不是为了销路。同时,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把我的全部著作放在一起也无法与这书相比。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格的成长与发展的记录。甚至我的拙劣的译文也不能使这书的光芒黯淡。它温暖过我的心,它也会温暖无数的青年的心。它帮助过我的知识的发展,它也会帮助无数的青年的知识的发展。

所以我终于违背那位做教授的友人的劝告,毅然把这书修改重印了。这期间我也曾得过一些鼓励。特别是一个年长朋友对我叙述的他的在空军中服务的青年友人的“奇遇”使我感动。那个年轻人在火车中(或者在汉口)遇见一位女郎,他从她那里得到一个奇异的礼物——就是插图本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她把它当作良好的书介绍给这新认识的朋友。我不知道那位女士是什么人,但我喜欢在我以外还有人从这书得过益处。倘使这书果真如那位做教授的友人所说“在这时候不会有销路”,那么就让我把它献给那位女士——我的译本唯一的知己。

我当初翻译此书根据着第十二版美国本的原著和第三版的法文译本,还有大杉荣的日文译本做参考。法文本虽是译文,但出版较后,又经过著者校阅改订,不但字句间略有补充,连结构方面也有改动,分章分节都较英文本整齐。后来我又找到一八九九年初版本原著和一九〇八年新版普及本。这两种本子内容相同,都是英国版,不过普及本多一篇新版的序言,我把它改题作“跋”,附在后面。^①这两种本子都已绝版,它们比现在通行的美国本多一些字句。我另有第十三版的德文译本(两卷)和纽文许士的荷兰文译本(两卷),内容与法文译本相同。

原书共有六章,我把第四章(原题为《圣彼得堡——西欧初旅》)分为三章,《归国以后》这标题是我增加的。《牢狱生活》的原来标题是《要塞——越狱》。此外,在结构方面我的译文则完全依照法文本。

最后一章原题为《西欧》,是根据友人克刚的译稿改译的。他的未发表的译稿给我减少了许多困难,对于这大量的帮助我应该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

巴 金 一九三九年五月

^① 这次出版时,将它移到前面了,即《作者第二版序》。

以前的伟人的自传大抵不出下面的三种类型：“我以前如此深入迷途；如今我又找到了正路”（圣奥古斯丁）；“我从前是这么坏，然而谁敢以为他自己要比我好一点？”（卢骚）；“这是一个天才因良好的环境慢慢地自内部发展的道路”（歌德）。在这些自我表现的形式中，作者总以自己为主。

十九世纪名人的自传又多半不出下面的两种类型：“我是这样地多才，这样地吸引人，我赢得人家如此的赞赏与爱慕！”（约翰娜·露易丝·海伯格的《回忆中的一生》）或者“我是才华横溢，值得人爱，然而人们却不欣赏我；看我经过了何等艰苦的奋斗才赢得今日的声誉。”（安徒生的《我一生的故事》）在这两类生活记录中，作者主要想的是他的同时代的人怎样看待他，怎样说起他。

这一本自传的作者并不想夸示自己的才能，因此也不曾叙述他如何奋斗而获得声名。他更不注意到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意见怎样；别人对他如何想法，他用一个词就把它打发了。

在本书中作者毫无顾盼自己的形象之意。他不是那种高兴说到自己的人；他说到自己的时候心里很不情愿，而且有几分害羞。在本书里并没有泄露内心自我的自白，没有感伤或愤世嫉俗的言辞。作者既不谈自己的罪过，也不说自己的德行。他并不想和读者表示庸俗的亲热。他不曾讲他在什么时候陷入情网，也很少说起他和异性的关系，甚至连他的结婚也不交代，只偶然在一处我们



得知他已经结婚了。他做了父亲,并且还是一个爱子情深的父亲:这一层他也没有时间来叙述,仅仅在最后十六年的匆匆回顾中略一提及罢了。

他描写同时代人的心理较描写自己的心理更费心思。在他的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心理——俄国官场与下层民众的心理,奋斗前进的俄罗斯与停滞的俄罗斯的心理。他叙述同时代人的故事较叙述自己的故事的心更切。因此他的一生的记录里面包含着当时的俄国历史,也包含着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劳工运动的历史。当他沉入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时,我们看到外部世界在那里反映出来。

然而本书也达到了类似歌德在他的自传《诗与真》中达到的效果,作者表现出一个非凡的头脑如何发展而形成;也有可以比拟于圣奥古斯丁的自传《忏悔录》之处,我们读到了一个与古时所谓的“改宗”相仿佛的内心的危机的故事。事实上,这个内心危机实为本书的转捩点与核心。

现今只有两个伟大的俄国人时时想着俄国民众,而他们的思想又属于人类全体。这两个人便是列夫·托尔斯泰与彼得·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常常用诗的形式把他的生涯的片段告诉我们。克鲁泡特金在这里不求诗意的再现,而是第一次把他的全部事业生涯作一次匆促的回顾。

不管这两个人是如何根本不同,然而他们的生活与人生观却有一个共通点。托尔斯泰是一位艺术家,克鲁泡特金是一位科学家;可是他们两人都在生命的某一时期无法继续从事与他们天赋的卓越才能相投合的工作而得到良心的平安。宗教原因使托尔斯泰,社会原因使克鲁泡特金,毅然舍弃了他们最先走的道路。

他们两人对人类都充满了爱,他们在严厉谴责上层阶级的冷漠、自私、粗野与残酷,在关心被践踏与被虐待的民众的生活上是一致的。他们两人看到世界上懦弱的成分实多于愚昧的成分。两



人都是理想家,两人都有改革家的气质。两人都是天性酷爱和平的人,克鲁泡特金在两人中更要和平一些——虽然托尔斯泰常常宣传和平,谴责那些用武力维护自己的权利的人;而克鲁泡特金却认为这种维护有理,并且与恐怖主义者保持友好的关系。他们两人的最不相同的一点在于他们对于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与科学两者的态度:充满了宗教激情的托尔斯泰极其轻视、贬损这两者;克鲁泡特金则高度重视他们,不过,他同时谴责科学家忘记了人民与人民的困苦。

许多的男男女女并不曾经历一个伟大的生活也成就了伟大的一生事业。许多人的生活虽然是无大意义、平平常常,然而他们却引人入胜。至于克鲁泡特金的一生则兼有伟大与引人入胜二者。

在这书内就蕴藏着构成事变丛生的生活的一切要素——牧歌与悲剧,戏剧与传奇。

在莫斯科和在乡间的童年时代,他的母亲、姊姊、家庭教师及忠心的年老仆婢的肖像,宗法社会的家庭生活的种种情景:这一切被他用一管生花妙笔写了出来,使每个读者的心为之感动。然后又又是风景和这两兄弟间的挚爱真情的描绘——这一切全然是牧歌了。

不幸,同时又发生许多的悲哀与痛苦:家庭生活的严酷,农奴所受的虐待,成为人的命运的主调的头脑狭隘与残酷无情。

这里面有变化;这里面也有戏剧性的灾难:宫廷生活与牢狱生活,接近皇帝和大公等的俄国最高层社会的生活,以及在伦敦与瑞士和劳动无产阶级在一起的贫困。像演戏一般地变换着服装;主角白日里要穿着华美的衣服在冬宫内现身,晚间又穿得像个农民在市外宣传革命。而且本书也有小说所特有的感伤的成份。虽然克鲁泡特金的语调和风格是简朴不过的,然而他的记叙文的一些部分却是极其激动人心,为那般专求轰动效应的小说中



的任何部分所不能及(这是由他所要交代的事实性质决定的)。我们读到他越狱前的种种准备以及这计划的勇敢的实行,实在不能不屏着呼吸专心地一口气读下去。

很少有人像克鲁泡特金那样在各个社会阶层中活动过;很少有人像克鲁泡特金那样详细地知道一切社会阶层。看,这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克鲁泡特金,一个卷发的小孩子,穿着化装跳舞会的服装,站在皇帝尼古拉一世的身边;一个少年侍从,跟随着皇帝亚历山大二世跑,一心想保护他。然后又是克鲁泡特金在阴森可怖的监狱里叫尼古拉大公出去;或者克鲁泡特金在监狱里静听他的脚下的牢房中一个疯狂日增的农民的胡话。

他过过贵族的生活,也过过工人的生活;他做过皇帝的侍从,也做过一个贫病交迫的著作家。他过过学生、军官、科学家、未知地域的探险家、民政官、被追捕的革命者的生活。在亡命时,他有时真和俄国农民一样,不得不赖茶与面包生活;同时又身为侦缉与暗杀阴谋的对象,犹如一位俄国皇帝。

很少有人曾有过和克鲁泡特金的同样广泛的经验。他是一个地质学家,能够考察百千万年以前的史前的演化,同时他又吸收了他自己的时代之全部历史的演变。除了他在书斋与大学中所得到的文学的、科学的教育(如外国语、文学、哲学、高等数学等)之外,他在生活早期就加上了他在工场、实验室以及田野中所得到的教育——自然科学、军事科学、筑城术以及关于机械与工业程序的知识。他的智力修养是极其广博的。

当他陷入无所事事的牢狱生活时,这一副活跃的头脑不知受了多大的痛苦!这是对耐力的多大的考验,对艰苦不能移的意志的多大磨练!克鲁泡特金在别处说过,一个道德地发展了的人格应是每个组织的基石。这可以适用在他身上,生活使他成为未来的大厦的一块基石。

克鲁泡特金一生的危机中有着两个必须一提的转捩点。



他年近三十，——这是一个人一生的决定性的年龄。他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科学工作者，曾作过一项有价值的科学的发现。他发现亚洲北部的地图是不正确的；不仅亚洲地理的旧概念不对，而且洪堡的学说也是和事实冲突的。他勤苦地埋头研究了两年以上。于是有一天，事实的真正关系突然闪现于他的脑际。他明白了构成亚洲的主要山脉不是由北往南，也不是由西往东，乃是从西南往东北。他把这个发现拿来验证，应用到各种单独的事实上去，证明它经得起验证。这时候，他尝到了得到科学启示的欢乐——最高、最纯的欢乐；他又感到此种欢乐在作用于头脑时是何等令人奋发向上。

接着危机来了。他一想到这些欢乐只为极少数人所独享，便充满了悲哀。他自问究竟自己有无权利来独享这些知识——为自己。他感到在他的面前有一个更高的义务——与其继续工作去寻求新的发现，不如尽他的一部分责任把已经获得的知识分给民众。

依我看，我并不以为他的这种想法是对的。如果有了这样的想法，巴斯德就不会成为一位造福于全人类的人了。归根结蒂，一切最后总能有利于人民群众。我以为一个人提供给世界他的能力以内的最充实的产物时，他就算尽了全力给众人谋幸福了。然而这个根本观念乃是克鲁泡特金的特征。他的本质就在于此。

这个心理状态还使他走得更远。原来他有一个观念，以为在史前时代北欧全部都埋在冰下，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邪说，但是他为了这个目的便到芬兰去探险，想完成这个新的科学发现。就在芬兰，他对于那些在为面包而斗争时常常忍饥挨饿的穷人、苦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因此他竟以为他的最高的、绝对的义务就是去作伟大的、贫穷无告的劳动群众的一个老师和帮手。

此后不久，一个新世界(工人阶级的生活)便在他的眼前展开了，他向那些自己想去教导的人学习。



五、六年以后,这个危机的第二个形态出现了。这时,克鲁泡特金是在瑞士。原来他第一次在瑞士居留的时候就已离开了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因为他惧怕会出现经济的专制,憎恨中央集权,深爱个人与公社的自由。然而只有在他经过在俄国的长期监禁之后重返瑞士,生活在瑞士西部的那些聪明的工人中间,这时,那个久已浮现在他眼前的社会组织概念才化为更加明确的联合的社团组成的社会这种形式。这些社团合作的方式与各国的邮政机构或铁路公司现今所行的合作方式相去不远。他知道他不能够强迫给未来指定它必须要走的路线。他相信一切皆产生于群众的建设性的活动。然而为了便于说明起见,他便把未来的社会组织比之存在于中世纪的自下完成的“基尔德”(同业公会)与相互关系。他不相信有所谓领袖与被领导者之分;但是我不能不承认我还是个相当老派的人,因此,当克鲁泡特金有一次多少带一点矛盾地赞美一个友人,说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时,我听了很高兴。



作者自称为一个革命者;他这样做当然是对的。然而,很少有革命者像他那样温柔敦厚的。他有一处说到与瑞士警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时,一种战斗的本能(这是人所共有的)在他的性格中表现出来了,令人为之惊讶。他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微幸免了这场战斗呢,抑或为战斗不曾发生而有些遗憾,他也不能确切地说清。然而这种感情的表现在本书中只有这一处。他从来不是一个复仇心切的人,但始终是一个殉道者。

他从不强迫他人作牺牲;他总是自己作出牺牲。他终身行之不倦,然而对于他,牺牲似乎并没有带来损失,他不大把牺牲当作多大回事。他的精力充沛,但他绝少有报复心,所以对于一个可恶的狱医,他也只说“少提他为妙”。

他是一个不事铺张、不打旗号的革命家。他非笑一切的宣誓和仪式(谋叛者通常总爱用什么宣誓和仪式把自己装扮得像演戏一般)。此人乃是质朴的化身。在人格上, he 可以和世界各国任何争

自由的战士比肩而立而毫不逊色。没有人比他更公正无私,他爱人类之深切,也没有人能胜过他。

然而他不会让我在他的著作开卷之初说尽我想说他的一切好话了,如果我真的说了,那么我的话将超出一篇序文的合理的长度。

格奥尔格·勃兰兑斯^①



^① 勃兰兑斯(1842—1927):丹麦的有世界声誉的文学批评家、学者,一生勇于谴责暴政和反动。其《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六卷,1872—1890)为近代西方文学批评巨著。



作者小引

此书若非因为《大西洋月刊》的编辑人与出版人的盛情请求与十分友好的鼓励,要我写出来陆续在该杂志上发表,那么恐怕在最近的将来是决不会写成的罢。他们对我的厚谊以及友好的督促使我勉力完成这项工作,我能在此表示我的诚意的感谢,实是一件愉快的义务。此书自一八九八年九月起至一八九九年九月止曾全部发表于《大西洋月刊》,标题为《一个革命者的自传》。现在预备出单行本的时候,我特将论及我的青年时代与留居西伯利亚时期的两章,尤其是叙述我在西欧的生活状况的最后一章大加增补。

P.克鲁泡特金

一八九九年于布罗姆莱·肯特





作者第二版序

当本书的第一版在一八九九年年尾发行的时候,那般平日留意俄国时局的人都看得明白:由于俄国统治者在政治自由方面顽固地拒绝作必要的让步之故,俄国正急速地走向暴力革命。然而在表面上,一切都似乎很平静,所以我们少数几个人当时表示了以上想法,一般人就说我们把自己的愿望当作事实。如今俄国正在革命的高潮中。旧制度已经崩坏,新的制度方在旧的废墟中痛苦地产生。同时,保卫过去的人正与全国人民打一场灭绝战——这战争也许可以把他们的统治多延长几个月,但同时将激起民众的义愤到达一个充满了恐吓与危险的高度。



如果我们根据现今的局势来观察过去,那么本书中所叙述的早期的争自由运动就获得了新的意义。它们像是整个旧世界大崩溃前的准备阶段——这一大崩溃定将给近一亿五千万的人民带来一个新的生活,同时给欧亚两洲的进步运动以深刻的、有利的影响。因此我现在将那些实为现在的革命的直接原因的近七年来的事变概述一番,以补足本书中已有的记载,看来是必要的。

亚历山大三世在位的十三年也许算得是十九世纪俄国史上最最阴暗的时期。他的父亲在位的最后几年中反动的势力已经是日甚一日,其结果便产生了执行委员会攻击专制政治的殊死的战斗,委员会在其旗帜上大书特书的即是政治自由。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惨死以后,他的儿子认为其义务即是决不对国民的实行代议